

吾乡吾土

一、养老院

腊月过半,武汉疫情消息紧猛起来,但上海仍充满节前气氛。我家节前突出的大事,就是保姆小吴要回安徽去探亲,大家都在讨论,她一走,照护老多的事情怎么弄。

我建议去养老院过度一下。可太太说,老爹不肯去的。我说,我们陪他一起住呢?你试试。太太就去做工作。没想到,老爹竟点了头。于是,就开始选择养老院。我提了闷行的快乐家园。太太劈头就问,清爽哇?我说,你实地去看看。于是就去看看。

花园小区,中西合璧;一百多平方的两室一厅,一尘不染;阳光铺在大床上,被子白得耀眼。那客厅尤其干净,还宽敞,中有长桌,可坐十数人。太太禁不住说,年初三秦秦唐敏她们来,正好在这请客;饭后聊天,推老爹出去荡荡,不要忒开心。

听口气,卫生检查通过了,于是就订房、订年夜饭、看年初三的菜单。一切舒齐,回去接老爹。踏出门,暖冬的阳光合扑上来,脚下不由得一软。太太手搭凉棚说,秦秦她们来此地吃饭兜花园,不要笑煞。

那天上午,前脚送走小吴,后脚就进养老院,无缝衔接,暗自得意。谁知才两天,武汉疫情就突然恶化,把养老院也弄得紧张起来。隔日清晨我们去吃早餐,出门就有小姑娘蹲守,戴了口罩,还捏一把塑料枪。老爹问,你们什么意思。小姑娘说,爷爷,要量下你的体温。老爹一笑,说,量吧量吧,方便的话,把血压也一道量了。

我们住一号楼,餐厅在九号楼,有一箭路。推着轮椅,我们边向老爹宣讲

防疫形势。老爹问,莫不是非典又来了?太太说,这回来势怕更凶。老爹说,上回吃穿山甲,这回吃蝙蝠,人在作死啊。轮椅推进九号楼,又有小姑娘要量体温。老爹说,刚量过,要发烧也不会这么快。小姑娘说,不搭界的,爷爷,凡是进来人都要量。说罢,对准老爹就扣扳机。太太问,爷爷现在几度?小姑娘看看枪,说,三十三度。我说,不会吧?体温这么低,人就不灵了。一位小伙子忙过来解释:

岁钱上不封顶,每年递增一千元,你活一百岁,我们递增到一百岁。老爹不吱声,黯淡的目光落在电视上,那里正播着一队军医奔向飞机……

快乐家园是一座花园,老爹可以天天赏花看草、闻香观鱼。可那些天,他一直阴沉着脸,不让我们推车观景。进餐时分,屏幕上播着新闻,来自武汉的那些揪心数字,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。他常对着屏幕自言自语,不知说些什

离储备吃的,我们决定冒险去一次“开市客”。这超市离养老院很近,我们冲在开门前就赶到那里。谁知店堂早就人山人海。我们抢了一车货匆匆逃离,又赶到车站接小吴。小吴出站,太太打个招呼就提起酒精喷雾器,对她来了个全身消毒,接着又对旅行箱手提袋消杀一番,上车前又让小吴提起脚,对着鞋底狠狠喷了两下子,边喷边说,明天晴天,里里外外都洗了!小吴嗯嗯着,格格地笑。

回到养老院,老爹听我们汇报,又吃了软饭,脸上浮起笑意,难得这样开心。

可开心没多久,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:邻居有老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,小区被强制封锁。

坚守得这么苦,最后还是沦陷了!邻居们都愤怒起来。他们得知,被确诊的病人来自武汉,节前到的上海,家人至今还在小区进进出出……他们忍无可忍,日夜发文呼吁,要求采取紧急措施。

终于有一天,几辆救护车开进小区;疾控人员对全楼进行消杀;热闹的五口之家,顿时变成空房;入夜,窗口一片漆黑……

我们不敢告诉老爹,怕吓了他,因为有人说,这次瘟疫专门“收老人”,上海第一例死者,就跟老爹同一高龄。再说,他听了一定还会担忧:小吴的隔离期要延长,而他自己,归家日子也会变得遥遥无期……

(未完待续)

推着老爹奔两院

彭瑞高

他们是推轮椅来的,一路冷风,脑门还凉着呢。众人都笑。

武汉封城不久,养老院也封了门。形势越来越严峻:订好的年夜饭取消了,年初三请客菜单也撤了,连餐厅也关并了。老爹喜欢热闹惯的,眼前这副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样子,令他十分茫然。偏偏除夕夜,秦秦来电说女儿发高烧,一家人急得团团转;唐敏也来电,说年初三不来了。养老院早已安排好新年撞钟,师傅到齐,可瘟病一发,什么都黄了。老爹眉头紧皱,连说无趣,要回家。我劝道,现在这疫情,全市防控一级响应,哪里有养老院安全?老爹不吱声。接着几天,他常独坐打瞌睡,胃纳也差了许多;遇着一重重测体温的小姑娘,呆呆的,话也不愿说。

我对太太说,这样下去,老爹会不会抑郁了?太太说,要不刺激他一下,让他高兴高兴?当夜,我们备了红包,厚厚的,饭前突然拿出来,想给老爹一个惊喜。但老爹拿着红包,并无兴奋表示。太太说,老爹你好好的,我们定了政策,压

么。只有一次我隐约听见,他吐出一个词——“外滩”。

莫非这老上海,在想念几十里外的外滩?

餐厅条件不错,只是饭硬不合老爹胃口,他就愈盼小吴早点回来。小吴文化不高,但诚实守信,说好哪天回来,前一日就来电话,说明天乘高铁到虹桥。老爹一听,迫不及待要回家。我们说,眼下非常时期,小吴到家还得隔离。老爹听了突然无话,看着我们,两眼红红的。

为了给老爹买米煮软饭,也给小吴隔



小荷尖尖

特殊的战斗

闵行区北桥中心小学 吴亚洲

2020年,新型冠状病毒随着新年的脚步“侵略”到了人间。于是,我们的生活一切都被打乱了。热闹的春节变得静寂,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;接待宾客的大门也变得紧闭不开……

我们的小区也改变了,当大家都居家隔离,逃避病毒时,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却异常忙碌。他们将小区的各小门全部都封闭,只留大门进出,小区的所有公告栏中的“施工工程”全部换成关于防疫的公告,所有快递都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篷子中……他们将所有的、可以防备病毒的工作全部做好,死守着最后一道“防线”。

那天,我戴好口罩到小区门口取快递。只见他们手中拿着测体温的仪器,凡是进小区的人他们都测。如果有车开过来,那么就让车主开窗测好体温,正常,才让车主通过。

我来到放快递的小篷子里,负责帮忙取快递的人问我:“请问手机号?”我流利地报出号码。他熟练地取出一个包裹,接着又问:“这上面写的是你的住宅地址么?”我看了看,点了点头。这种取快递的方式比从快递柜中取麻烦多了,可是,居委会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为了大家的安全,为了不让病毒这个狡猾的敌人有机可乘,他们宁愿加大自己的工作量,也要保证业主的安全。

看着小区门口每一位在这特殊的战场上战斗的人,虽然他们被口罩遮挡着面孔,但从他们的眼神中,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,更感受到了他们的关爱。

病毒无情,而人间有情,这些奋战在特殊战场上的人是伟大的。我想,有着他们的“战斗”,再加上我们的配合,我坚信,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,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。



颍溪

金黄灿灿染三春,映日摇风自散馨。 摄影:王亚东